

晨寒心暖

黄长征

清早,下楼去上班。
走出楼道,寒意生猛袭来,浑身一阵哆嗦。昨天还可穿短袖衣裳的20多度气温,现在一下直降到2 的寒冷,时节似乎从夏天直接飞跃入冬,永康的秋天简直被天公以一种简单粗暴的手段硬生生地给掠过了。
走向小区边的停车道开车。
正要打开车门,一中年男子满脸歉疚地走近我说:不好意思,请你过来看一下。
我满脸狐疑:看什么?
跟随他走向车尾右侧,他指了指尾灯前侧说:这里被我开车去医院上班的老婆刮擦了一下,她车技不太好,又着急上班,刮擦后就让我在这等你协商处理。
我弯腰一看,刮擦面积不大,虽有几道露底的刮痕,但似乎也不太严重。

这男子立在一旁,一直向我道歉,让我说一下赔多少钱。
我说:若你不告诉我,我还真没发现车被刮,你们夫妻俩做人诚实,有些人即使刮蹭了也赶紧溜走了。
男子道:我在这等你有半小时了,再等不到就打算让8890电话联系你了。如果不赔偿就走人,我自己心里过意不去。
我看问题不大,为了你的诚实与担当,不用赔了!我笑着宽慰他。
不行、不行的,一定要赔的,你说一下赔多少钱。男子一脸诚恳急切地催促我。
看他一副惶惶不安的模样,我笑笑道:真的要赔,你随意给吧。
那,那就赔两百元?男子囁囁的向我征询。

多了吧,意思一下就够了。
我心想看在他大冷天老老实实呆在车旁等我半小时,我也不能昧着良心多要。
不多不多,你不嫌少就很好了,这都是我应该赔的。你打开手机微信,让我扫一下你的收款码。
滴 一声支付成功。
对不起哈,给你添麻烦了!我也得上班去了。男子说完,旋即快步离开。
嗨!我对着男子的背影喊了一声。
男子顿住脚步,回过头。我伸出大拇指,向他点了一个大大的赞!他满脸露出开心的笑容,双手抱拳向我示了一个意,然后转身离去。
我打开车门,把手冰凉,心却是暖暖的。

慢生活

周晓梅

不知从何时起,喜欢上了慢生活。
冬日里,生一个炭炉,上面摆一口砂锅,加水加米,盖上盖子,静待水开需得等上半个时辰。围炉取暖,聊着天,一不小心锅盖就被水气顶起来了。赶紧揭开盖子,水气氤氲,大米在锅里像无数小精灵上下翻腾旋舞。转得久了,好似累了,开始软糯发涨,慢慢的,清水变成米汤又变成米糊,最后就成了黏稠的米粥,上面结着一层厚厚的米油。
配粥的腌萝卜咸菜豆腐乳也是自己做的。在外十几年,吃过的咸菜不计其数,最好吃的还是老家的咸菜。选九头芥,晒一天,摞在一起闷黄,再选个晴天,洗干净,晾去水分。小缸洗净擦干,底下铺一层小个萝卜,再把九头芥整整齐齐地码上,一层九头芥撒一层盐,最后压上大块的鹅卵石。大概需等三四十天,底下的

萝卜才可以吃,脆脆生生,配粥是极好的。小时候看邻居喝玉米糊糊,右手托着一只大海碗,左手俩指头夹一根腌萝卜,嘴巴沿着大海碗呼噜一声吸进去一大口,再嘎嘣一声咬一口腌萝卜,就觉得那就是天下美味了。
咸菜的腌制成熟期要比萝卜短,吃的时间却是比萝卜长。清明前后春笋上市,剁一块咸肉,掏一大根九头芥细细切碎,小火慢炖,这便是江南名菜倒笃鲜了。
还有一种咸菜叫坛子咸菜。也是九头芥晒干腌制而成,只不过这个须得晒半干,切细,加盐巴后大力揉搓,直到揉搓出菜汁才好,然后加进坛子里,坛子最好就是口小肚大那种,每加一层菜都要用洗干净的棒槌捣得严严实实不留一丝缝隙,否则容易发霉。坛子封口处多加盐巴,最后用稻草盘子封口,放在阴凉处是几年

不会坏的。家乡有名的小吃肉麦饼离开这个咸菜就不是正宗的味道了。
到冬至前后,就是酿酒季了。糯米浸泡24小时,淘洗干净,上锅蒸熟摊到不烫,加酒曲搅拌均匀,以十斤糯米八两酒曲十五斤水的比例,拌了酒曲的糯米开始两天会浮在上面,得用不沾油的器具搅拌一下,让糯米充分接触到水,糯米慢慢涨发,加上酒曲的催化作用,到了过年刚刚就好喝了。如果没喝完的,过滤出酒糟,将黄酒装坛,箬叶黄泥封口,过个几年拿出来,那真的是酒香扑鼻。
很早之前的绍兴人是在女儿一出生就做好黄酒埋在花树底下,待女儿出嫁之日才挖出,二十年的酝酿,酿就出了大名鼎鼎的女儿红。
所谓慢生活,无非就是需要时间的酝酿吧,美食如此,何况是人生呢。

暮色秋韵缓缓浓

□宋扬

城市阴郁的秋,下午变得短了,一场午睡后,暮色已经开始慢慢降临。
闲看暮色当在晚饭后,当在城市缝隙的空地上。倒不是说近在咫尺的公园不美,而是这里的绿是一茬一茬新起来的,是一季一季的蔬菜串起来的,绿里有平凡的奇迹 时光和着绿一起来又一起去。
不知不觉间,初秋时嫩得能掐出白浆的红苕尖已经匍匐成一地深绿。一幅被挖走红苕的坡地裸露出褐色的肌肤,肌肤下是肥力十足的土壤,土壤里有大地看不见的经络纵横缠绕,有看不见的血液就润泽在湿散的土壤里。下一季,迫不及待地填补土地空白的又会是什么蔬菜的绿呢?
绿并非唯一主题。那根被放倒的大树已经以这个固定不变的姿势躺了很久,从三年前这里的

最后一户人家搬走时它就躺在那里。它躺着,就宣告了一种生活的结束,也宣告一种生活的开始。在风吹霜打日晒雨淋中,它更加衰老了,它将要腐烂了,它终于也做不成这个时代的标本了。
这块地是肯定要搞修建的,开工时间谁也不知道,既然如此,地就得种下去。
一个女人蹲在地上搓红苕上的泥,锄头歪在一旁。山坡下,是一个商品房小区,小区的围墙把女人和小区隔开来。另外一对老夫妇显然没有认出我,我是记得他们的,一年前,我在这里和他们说过话,那时他们正在一根一根掐冬寒菜。我知道,我所住的小区以前是他们村的稻田,他们还在这个小区里做过水泥生意,最后开发商用小区里的一套房子抵了水泥欠款,但他们还有其他房子。我问他们,你们又不缺钱,为啥还要种地,老

太太说,不种也是空着。
天空的幕布是一点点拉上的。鸟儿并不甘心谢幕,两只相向而飞的麻雀眼看就要撞上了,但一只突然急停急转,它们转瞬就成了双飞的比翼鸟。蝉躲在很远的地方时不时来一声,有气无力地,怕是不得活了。蝙蝠从我脑袋后的上空剪影一样窜出来,又剪影一样消失了。对面楼顶提示过往飞机注意高度的红灯明明灭灭。
一根铁管顶着水晶一样的玻璃脑袋,湖蓝色,透着光。这个装饰物件之前是什么已经不重要,被作为垃圾丢弃的它成了区分地与地的围栏,成了这方荒地的守望者。
满城的街灯亮起来时,黑的夜被驱逐得丢了魂。红灯的上方是红的天空,黄灯的上方是黄的天空,绿灯的上方是绿的天空 暮色里,秋韵慢慢浓烈了



把美好的时光
浪费在美好的声音里
朗读频道

永康日报 永康市作家协会

江山风雨图

(外一首)

漫游侠

(一)
一幅任人涂抹的画
五千年了,层层叠叠
像女人涂脂抹粉的脸

本是一张纸,不惹尘埃
山泉洗涤出的颜料,纯真赤诚
风染了,雨淋了,化开血色的图

血浓稠了水,火烫焦了墨
刀光闪处,胜者挥出光荣的笔锋
马蹄踏过,败者匆匆遗下留白

一代一代,曾经明艳,曾被玷污
时间是勤快的装裱工
破碎了仍旧精心弥补如初

和江山对话是沉重的
山昂首不语,水凝滞无声
我们爬行在画中多像一只甲虫

(二)
我在心中给江山画一幅图
我想制成衣服穿在身上显摆
画了无数遍至今没画成
江山太沉了我载不动它的山外山

江山是一个代名词
它有很多名字
山河、九州、天下、祖国
它指代的是我们生养的广袤土地
花开绚烂,人间苍茫
几千年风雨走过的困苦

我想给它画一张真实的图
把它披在肩上,好日日
瞅它模样,夜夜给它爱抚
我却不敢,我深知
无论丑陋还是美好
我都画不出它本来的面目

今天的朋友圈

阳光挥舞镰刀收割秋的金黄
微风用柔软的手帕把蓝天拂得锃亮
霜叶红于二月花,不会错过枫叶
也不会错过银杏的金冠摇钱树的铃铛

痴迷于无边的浓妆
今天,秋光刷屏了朋友圈
每一条消息每一张照片
都把出游扛在肩上

原版的石径连着高仿的粉墙
大妈牵着儿孙笑傲夸张的时尚
我哪也没去,只拿着手机翻看翻看
就娶回了秋天的新娘